

征稿: <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賞贊,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 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圈起的童年舊時光

何俊怡

歲月漸長,總會回憶童年,特別是看到兒時的物件,腦海中便會湧現當年的點滴。

週末的廣場,是溜娃的好去處,在人流多的地方,定不會缺賣家,在廣場的外圍,有賣零食的,賣玩具的,有彩繪石膏娃娃的,其中有一家套圈圈的。我和女兒在那裡停下來,眼前五顏六色的圈圈,圈起了我那被歲月塵封卻永不褪色的童年舊時光。

兒時的集市,對於我們幾個農村小孩子來說,是一個充滿無限誘惑與驚喜的奇幻世界。熙熙攘攘的人群,琳琅滿目的商品,讓我們目不暇接,而套圈圈的小天地,是我每次必去的地方。

眼前一方不大的空地,各種各樣的小玩意有序地擺放在地上,惟妙惟肖的陶瓷小娃娃,晶瑩剔透的玻璃小擺件,還有色彩奪目的塑料小玩具,讓每一個路過的孩子,都無法拒絕它們的魅力。

猶記得有一年的寒假,天氣格外寒冷,但我們趕集的心情依舊高漲,小夥伴們懷揣著口袋裡積攢已久零花錢,興沖沖地跑到套圈場地,眼睛裡滿是熾熱的渴望與緊張,看著別人在玩,我們也欲欲躍試。

於是,我們幾個湊齊了十元,在老闆手裡換來了二十個圈圈,每人分了五個圈,套圈圈的規則很簡單,站在指定的紅線外,將套圈對準目標拋出,套中的物品即可拿走。

我拿到圈後,率先出手了,我學著旁邊大人的模樣,雙腳微微分開,身體前傾,全神貫注地盯著目標。手中的圈圈便朝著我心儀已久的陶瓷娃娃飛了過去。可惜的是,那圈圈在空中劃過一道優美的弧線後,便輕輕地落在了陶瓷娃娃的旁邊,我沒有套中。

然而大家的運氣都不好,我們一次次地將手中的圈朝著目標拋出,沒有一個是套中的。看著手中僅剩的兩個圈,我不敢再拋了,而是拉著小夥伴們一起商量對策:想要套中目標,拋圈的力度很重要,如果力度大了,圈圈容易彈出來;如果力度小了,圈圈夠不到目標。

經過技術改良後,我們重新振作起來,在反覆比劃嘗試後,終於,最後拋出的圈圈準確無誤地套中了地上的陶瓷娃娃身上了。

小夥伴們狂喜:「套中了套中了。」我拿起來之不易的陶瓷娃娃,小心翼翼地包起來,它不僅僅是一個勝利的獎品,更是我童年的勇氣與智慧的見證。

女兒搖了搖我的手,把我從記憶中拉回來,她也吵著要玩套圈圈的遊戲,我抱住她,跟她講了我小時候玩套圈圈遊戲的故事。

順便把套圈的技巧也跟她講了一遍。她在得到了我的「真傳」後,連連套中了好幾個小玩具,小小的她笑得合不攏嘴,像足了童年時的我。

童年的時光,在歲月裡漸漸遠去,那些曾經套中的無比珍貴的小物件消失已久。但每當我看到這些套圈遊戲,那段被圈起的舊時光便會湧上心頭,帶著無盡的溫暖與眷戀。

冬夜花生香

周存亮

炒花生是件很講究的活,要掌握好火候,不能有半分的馬虎。

冬日晚飯後,先把灶膛裡的鐵鍋燒得微熱,倒進乾淨的細沙,翻炒幾下,使其受熱均勻。再倒入挑揀好的帶殼花生,開始不停地翻炒。花生殼從米白到淺黃,再到土黃,就可以出鍋了。一旦有深黃或棕色,就是炒過了火,不僅成色差些,吃起來還會有股苦味。

剛開始,我們兄妹都爭著坐灶前燒火,只為了能第一個嘗到鍋裡的美味。很多時候,大家都會被剛剛開的熱花生豆燒得直吸溜嘴,但下次出鍋前,又忍不住伸手捏一個來吃。

相比日常做飯,這時的燒火要求很麻煩,比寫作業還要認真。碼得整齊的大塊乾柴,成捆的棉花棒子玉米粘稈,角落裡的木屑碎柴,交替著送向灶膛,不能多也不能少,不能快也不能慢。拉風箱時,胳膊要伸縮有致,火大了,就拉得慢些,火小了,就拉得快些,千萬亂不得節奏。火大了,花生殼易呈現焦糊斑斑塊,火小了,出鍋後的花生籽生硬硬牙,在集市難賣上價。只要坐在灶前,常常要累得小胳膊酸痛,也不敢有半點鬆懈。

翻炒花生可不是個輕活,半鍋的沙,一簸箕花生,還要用大號的鐵揪,前後左右的不停翻動。這時候,經常看到父母汗珠滿了額頭,還顧不上擦一把,真的不得不抹一下時,動作之快也令人嘔舌,鍋裡翻炒的花生那是分分秒秒也不敢耽擱。直到花生了鍋,才邊擦汗邊用手捶打腰背,並長長地歎口氣:總算炒好了。

鍋裡的花生,是父親從二百里外的黃河岸邊,用自行車一麻包一麻包馱回來的。初冬時節,父親在雞叫兩遍後出發,夜裡很晚才回來,兩頭都是星光。有時隔兩天去一次,有時連著去幾次,每次二百來斤,直到西屋裡堆得滿滿的。

那邊土性沙,種植的花生不但品相好,顆粒飽滿,炒好後的香酥感也更勝一籌。

上世紀末,農村生活逐漸好轉,作為零食的炒花生物美價廉,老少皆宜,很受歡迎。尤其是春節前,家家戶戶都要稱上幾斤,用作除夕守夜閒嗑和招待客人。隨著銷量增加,父親順外牆搭間屋,重新支起一口更大的鍋。於是從下午到深夜,小院裡全是呼呼啦啦的翻炒聲。這鍋鏟出聲上,馬上又倒入一鍋。村裡的人感歎,從他家走過,大老遠就能聞見花生的焦香。

屋外大雪飛舞,灶前卻溫暖如春。我們困了的時候,一側身,就倒在柴堆上睡著了。過年的新衣新帽,需要置辦的年貨,就隨著這一鍋鍋的炒花生,備得整齊了。

功成更需包容心：「胯下之辱」後的更一種境界

張永軍

韓信(?—公元前196年),淮陰(今江蘇省淮安市)人。西漢開國功臣、軍事家,與張良、蕭何並推為「漢初三杰」。言及韓信,每每會令人想到他能忍「胯下之辱」,以「忍常人所不堪忍,成常人所不能成」,點贊其未顯達時的忍耐力、克制力,能上能下、能進能退、進退自如。但韓信顯達後,專程召見那個曾經羞辱自己的少年,不但未責罰他還封其為尉,韓信體現出的這種境界、這份包容心,非止令人動容,更讓人別受教益。

大千世界,芸芸眾生,唸唸之間,自我隨時升降。對於成功者而言,影響其人生境界甚或後續發展的「執念」,或正是包容心的不足。對成功人士而言,最忌偏執於從自身經驗和角度量人待

事。但是,觀諸時下,不少成功者恰恰缺少對失敗者或平庸者應有的體諒和包容。現實在他們眼中,就是「成功是成功者的通行證/無能是無能者的墓誌銘」。對於不能審時度勢的,常置以冷眼;對於不能破釜沉舟的,多處以不齒;對於不能精益求精的,每歸以漠視;對於不能窮心劇力的,統付以譴責。包容心的欠缺,致使這些成功者高高在上,不屑援手他人,不願聽取不同聲音,對下屬過於高傲、對員工過於苛責,推行的舉措越來越不近人情、謀劃的事項越來越罔顧其他,極易走窄甚或走偏此後的路。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卻可以一天毀掉。只習慣甚或熱衷於享受鮮花和掌聲,每每走向膨脹和謬亂,積累到一定極限,難免大廈之將傾。某些知名企業、商界大腕問題的迸發,原因可能諸多,但與其掌控者的自以為是、自命不凡絕對不無關係。

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成功預期,在爭取做到「最好的自己」後,應該「美人之美」,膺包容之德、傳博愛之義、礪質樸之風。實力有了,不必刻意刷存在感,它是底氣,更是一種善緣。和自己層次相仿的人「互助」,路會越走越寬;「提攜」不如自己的人,不只手有餘香,可能會低價買入潛力股,大收益在後面;對於別人曾經的過失和錯誤,在不違背原則的情況下「放得下」,不只高興了別人更會釋然了自己,更說不定會有意外的回報。功成更需包容心,作為成功者,一定要學會體諒和包容,正視他人,善待他人。

事成不倨,功成不伐,善於包容,善於體諒,「胯下之辱」後發生的故事,同樣值得我們取鑒。



文藝副刊

海韻

石刻佛經是中國對世界文化的一大貢獻

——專訪德國漢學家、德國海德堡大學東亞藝術史系教授雷德侯

中新社杭州12月29日電 摩崖刻經,是在天然崖石上鐫刻佛教經文、圖像的一種藝術形式。其不僅是研究早期佛教史的重要資料,在世界文化藝術史上亦擁有重要一席。德國漢學家、德國海德堡大學東亞藝術史系教授雷德侯自2005年起主持編撰《中國佛教石經》,陸續將石上經典重新刊佈於世。

雷德侯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解讀中國石刻佛經的藝術面貌和文化內涵,及其在世界上的文化藝術影響。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為什麼會編撰《中國佛教石經》這部書?

雷德侯:目前世界範圍內對中國佛教的研究已有許多,不僅是中國國內,日本等其他國家和地區也有研究。但這一次我們的目標更大,就是對中國所有石刻佛經做整體的研究。

整體研究最大的好處就是可比較,可以更直觀看到石刻佛經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不同特點,更深理解它們相互之間的關係,這是我們編撰《中國佛教石經》最大的目的。比如通過對比我們發現,在中國佛教典籍的刻刻中,佛經文本越來越顯著,佛陀圖像則越來越淡化。

《中國佛教石經》係列叢書分為山東省卷、四川省卷、陝西省卷、北京房山卷四大卷,對石刻佛經進行系統全面的調查與研究,並分析佛經背後的歷史、宗教、政治、藝術等涵義,某種意義上也是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搶救性保護與研究。

早在2005年,德國海德堡科學院和中國美術學院共同成立了中國佛教石經項目研究組。近二十年間,我們聯合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山東省石刻藝術博物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房山石經與雲居寺文化研究中心等學術機構的學者,進行了大

量野外考察等科研工作,並對科研成果整理編寫,結集成書。

從個人角度來說,我年輕時專注於書畫、青銅等藝術研究,現在年齡大了,更希望研究一些精神層面的、能體現宗教哲學思想的藝術。

中新社記者:您是如何對中國佛教石經研究產生興趣的?中國佛教石經在藝術上有何成就與特色?在世界上的藝術影響又如何?

雷德侯:我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接觸到中國的佛教石經,這要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羅紹教授的介紹。1986年,羅紹教授帶著我們一起參觀了北京房山雲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經,這是世界上規模最龐大的一批石經板,從公元616年前開始刻鑿,延續一千多年,形成了數百萬字的佛經典藏,這對我來說非常震撼。

後來,我在河北、山東、四川等地陸續接觸了更多摩崖石刻佛經和石窟刻經。20世紀90年代,山東洪頂山的摩崖刻石經剛被發現時,中國社會科學院張總教授就帶我到實地考察,我看到一些經文分段刻在不同岩石上,比如《楞伽經》的開篇經文就分佈在山崗山的三十多個地方。此外,四川安岳臥佛院的石窟佛教石經,數量之大也讓我震撼。這些都讓我更加意識到中國佛教石經的珍貴,也堅定了我向世界講述其重要性的想法。中國佛教石經具有獨一無二的特色。雖然在其他國家和地區也有摩崖石刻記載,但這些石刻文字通常都跟政治有關。祇有在中國,石頭上面刻的是佛經,這不僅是中國的寶貴財富,也是世界的寶貴財富。

中新社記者:中國佛教石經是什麼「經」?與一般的紙質經書有何區別與關聯?

雷德侯:中國佛教石經是中國書法的一種特別表現形式。它不僅僅是書法藝術,更

是結合了宗教文化,包含了中國歷史的一種物質文化。

通過中國佛教石經可以看到,人類所創造的藝術表現形式不再是孤立的、單一的藝術品本身,更是結合了地理知識、中國風水的一種融於自然的藝術。因為當時僧人是有意識地去選擇地理方位、具體地點、岩石包括巖刻面,將佛教石經通過刻鑿方式嵌入不同的自然空間環境中。

如鐫刻於山東泰山的經石峪摩崖《金剛經》,是中國現存規模最大的佛經摩崖刻石。兩千多個逾一尺的大字,刻在一處巨大的溪床石壁之上,經文面積約兩千平方米,這是何等壯觀。其沒於水下千年,泉水改道後始見天日,千百年來已與天地自然融為一體。相比於紙質經書,為什麼中國要在石頭上刻佛經,我認為有三個原因。

其一是因為刻在石頭上的佛經更能體現僧人虔誠的態度;其二是當時的僧人把佛經刻在岩石上,是希望這個區域變成佛教的範圍,也是為了佛法的弘揚;其三或許也是更主要的是,刻在石頭上的字是難以消失的,佛教徒們希望佛法永存。

中新社記者:中國佛教石經有何獨特文化內涵?其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方面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雷德侯:佛教在中國最開始是一種外來文化,後來逐漸本土化,並得到極大發展。當然,這是一個非常漫長且複雜的過程。中國僧人在學習、翻譯佛教經書的過程中,融入了許多與中華傳統文化契合的因素,形成了中國佛教石經的獨特內涵,也成為中國古代文化史的一個組成部分。在研究中,我們運用美術史的方法,將中國石刻佛經分為北京小石塔、單體石碑、摩崖、洞窟石壁刻經、豎石板五大形制。通過這五大形制,可以看到佛教與中國文化的交融,也可以看到中國佛教與其他文明的交流。

具體而言,北涼小石塔可以在印度石塔中找到原型,如馬圖拉石塔;單體石碑始於碑刻數量增加的時期,將其與漢漢拉比碑、孔謙碑對比,可以發現歐亞大陸之間可能存在石碑營造體係上的關聯;始於公元560年-580年的摩崖刻石,則反映出當時佛、道二教在刻經領域的競爭……

總而言之,中國佛教石經在中國文化史上是一個相當博大的課題。它的珍貴性在於學術價值很高,因為我們發現的很多佛教石經本很老,其中一些資料,文獻裡都沒有記載。

如陝西金川灣石窟是目前發現的唯一一座「三階教」刻經窟,這裡刊刻了「三階教」創始人信行禪師撰述的八部經文,共約十六萬字,其中兩部為傳世孤本。「三階教」本是中國佛教發展史上絢麗多彩的一章,但原始資料卻毀失殆盡。金川灣石窟內的經文使其成為研究「三階教」的重要寶庫。

中新社記者:您對中國古代石刻佛經的精深研究,至今已有多多年?在多年考察中,令您印象最深的是什麼?

雷德侯:我從事中國佛教石經研究已有近40年,曾多次來到中國採集、整理佛教石經資料。這些佛教石經通常分佈在岩石上,字的面積很大,也不容易拍攝記錄,所以我們經常要爬山,逐字去描繪。由於夜間照燈才能拍攝到更清晰明顯的字痕,我們就在晚上爬山工作。有時候大家累極了,就躺在這些石經上休息,這樣的感覺很好。

這麼多年來,令我印象最深或最佩服的,就是當時僧人的力氣和毅力,特別是北京房山雲居寺,在一千多年間刻了包括大藏經在內設計逾3500萬字的佛經。再加上佛經的學問很大、內容深奧,我覺得在石頭上刻佛經,祇有中國人能做,也是中國對世界文化的一大貢獻。

陳著勇著善捐旅菲深滬同鄉會總會暨商會福利

旅菲深滬同鄉會總會、菲律賓濱江深滬商會訊:本會物業主任陳著勇,總務主任陳著善鄉賢尊,本會名譽理事長陳培維鄉賢,不幸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四日逝世,享壽七十有八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殯禮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陳培維鄉賢生前愛國愛鄉,熱愛本會,心懷桑梓,熱心社會公益,樂善好施。任職本會理事長期間,出錢出力,從來都是一馬當先。為人處事更是敢言敢行,敢做敢當,是本會職員的表率典範。

陳著勇、著善鄉賢秉承良好家風,為人豪爽,熱心鄉會,悲憫之餘,仍不忘行善,特獻捐菲幣伍萬元,充作本會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陳著勇著善捐深滬穎川陳氏宗親總會福利金

菲律賓深滬穎川陳氏宗親總會訊:本會副理事長陳著勇,總務主任陳著善宗長令尊,本會常務顧問陳培維宗長,不幸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四日逝世,享壽七十有八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殯禮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陳培維伯父生前熱愛本會,團結宗親,敦睦宗誼。為本會的發展與壯大,輸財出力,從來都是以身作則,身先士卒,對本會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陳著勇、著善宗長幼承庭訓,爰愛本會,熱心社會公益,為人慷慨豪爽,悲憫之餘,仍不忘行善,特獻捐菲幣壹拾萬元,充作本會福利用途。

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